



大梁

# 从小热爱和平

前些日子跟几个上小学的孩子聊天，问他们现在都玩什么游戏。他们好像对这个问题比较茫然，眼神里传递出两层意思，一层是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知道，还问我们，实在太“OUT”了；二层是游戏不就在手机上嘛，随便一搜一大片。见他们无从回答，我便先抛出几块“砖头”，我说我们小时候玩丢沙包、跳皮筋、跳格子、木头人、滚铁环、玻璃弹珠等等游戏，你们现在还玩吗？少数几个孩子说，偶尔会玩，大部分孩子对此已经陌生，并表示没时间玩。

现在的孩子的确不怎么会玩，除了商场游乐场提供的各种花里胡哨的玩具，再就是家长给置办的成品玩具外，很少需要孩子们自己动手来制作玩具，更别提通过各种手段“抢”玩具。

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，条件贫苦，物质匮乏，更别提玩具。除了父亲拙劣的制作外，其他的玩具只能靠同学之间分享。在我们那个年代的小孩子心中，“溜溜珠”（玻璃弹珠）都是稀罕玩意，特别是遇到个大的、通体透明的，更加羡慕。溜溜珠比赛是下课放学后经常的游戏。多是以碰撞准头为基本规则，跟现在的冰壶运动有些类似，考验的是选手的眼力和手上功夫。

当然，有游戏比赛就会有争执、吵架甚至打斗。提起打架，好像大多数农村孩子都不陌生，但城市里生活的孩子却少有记忆。

原因在于打架的代价和家长所能容忍的程度不同。若是打架发生在城市，家长不知便罢，要是让家长知道，势必要闹个腥风血雨，不管打人还是被打，都得严查法办，学校也有各种惩治举措，轻则记过，重则开除。以至于城市学生们之前若有罅隙，且认为必须要出手解决，总得顾及后果，有所收敛。

但农村孩子就不同了。我亲眼见过一方举着小铁锤在校园里追逐另外一方的，惨烈程度，可见一斑。打架的原因很丰富，有因为误会摩擦，有为兄弟出头，有为了感情矛盾，还有的甚至说不上什么原因，俩人瞅对了眼儿，就得来一场PK，对方说你瞅啥，你说瞅你咋地。然后就自然而然上了手段。

那时候打架单挑的不多，更多时候是群架，双方各纠集十余人，在操场跑道上相对而立，肇事的双方代表首先跳出来拱火，进而追随者一哄而上，引发大规模乱斗。在班里直接开战的也有，教室里的桌子、凳子、扫帚、拖把、黑板擦、课本……随便什么都可以成为进攻或者防守的武器。战斗的结束，一般是老师的介入，也有中间人出面调停。前者介入后，双方极速哑火，而后者参与，战斗只会暂时冷却，伴随着辱骂和诅咒，渐渐归于平静。

打架也得看天赋，有些人天生不会打架，比如我就是个例子。每见有打架者，虽然只是远远看着，心里也早已乱作一团，更不用说

亲临其境。好像古代两军对垒，双方主将首先出马迎战，若是气势上先输一节，那结果自然无出其右。也有人天生是打架的好手。我有个小学同学，全名不记得了，但有个“杰”字。杰自小随父习武，上学前还被送进少林寺“进修”过。上学期间，他经常在我们的撺掇下，给我们展示南拳北腿的套路。那会儿校园里大多没硬化，教室外面全是土。杰一套拳打下来，经常搅起满地白烟，果真如武林大侠，很是让我们佩服。

杰学习欠佳，但为人重义气，记得他左手臂上还用蓝色钢笔尖扎了个“义”字，不知是不是受了港台片的蛊惑。同学们知道他身手了得，从来不敢主动招惹。而他也经常帮朋友站台撑场面，因此平息了不少群架。很少有人见过他出手，他像一位世外高人，不出手便罢，出手即是惊天一招。

好巧不巧，我就“有幸”见过他打架。一天下午放学后，学校里已经走得七七八八，没剩几个人，但有一小撮人始终在门口逡巡，没有离开的意思。猜也猜得出，他们是在等什么人。那天轮到我值日，等所有人走后打扫地、擦擦黑板、倒倒垃圾之类的事。我发现那天杰和没走，而且一直在往外头看。显然，那帮在门口逛游的人就是在等他。

等我打扫完卫生，杰也没有再待下去的理由，斜背上书包，走出了教室。而我一直慢跟在他后面。

等他出了门，那帮人迅速围了上去，为首的是个小黄毛，看样子跟杰差不多高，但比杰胖了一圈。他嘴上一直骂骂咧咧的。离着有段距离，我也很难拼凑出完整的信息，但能听得出来，双方之前就有过节。

几个人把杰揪着往前走，看样子是不想在学校门口动手。杰的力气显然很大，被几个人夹着仍然移动得比较从容。走到田边一块空地上，几个人撒开了手。而我也躲到一个草垛后面，偷偷观察着。小黄毛叫嚣着，来，今天咱俩就试试。

看起来杰并不想跟他打，低声咕哝一句：我没听清，但后来又把书包丢在了一旁，看样子是准备动手了。此时，我的心已经快跳到嗓子眼儿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小黄毛一个高扫踢过来，杰的反应果然神速，一个闪身加一个扫腿腿，正中小黄毛的支撑腿，“砰”地一声，小黄毛结结实实摔在地上，可能是头着了地，好长一会儿没从地上爬起来。

旁边观战的几个小喽啰哪见过这个场面，知道根本不是对手，纷纷四散而逃。经此一役，杰在我们那片的名声更响了。所以说，他是会打架的人。

但显然，会打架的人跟后来的发展没什么太大关系，多年后，听同学说杰因为打架致人伤残，判了五年，身手那么好的他，终究被自己的义气给害了。但愿他出来后能重新做个好人，做个爱好和平的人。



杜元洁

## 送你一朵小红花

欣逢小长假，怀揣诗和远方，向着心仪的“只有河南·戏剧幻城”进发，没成想，生活与文艺浪漫邂逅，情怀与戏剧撞了个满怀……

两天的“只有河南”之旅，我把第一次观演体验押在了李家村茶铺剧场上。早上，我穿过那绿油油的麦田，抚过随风轻舞的麦浪，直奔李家村茶铺剧场。没多会儿，就到了入场时间，游客根据自己手中的号码牌陆续进场。游客是茶铺的客人，客人们品的不是茶，而是人生。茶铺里，有的伙计招呼着客人：“来了呀，大家都坐。”有的伙计忙着招揽生意，还有的伙计“一本正经”地给客人看手相，“煞有其事”……好生热闹。

随着场外音响老师一声：“干嘛呢，营业了！”茶铺项目正式开始了。茶铺伙计们分享着自己遇到的开心事儿，茶铺管事觉着这事儿值得开心，就会在伙计的脸蛋儿上贴上小红花。但茶铺的小姐姐想去看没有开心的事儿，直到他的出现。黑七，一位希望别人怕他，不允许别人笑的“微笑杀手”，扼杀你的笑。但实际上，他一出场，茶铺的客人们就“沸腾”了，惊喜的一声“哇，好帅呀”脱口而出，整齐划一，就跟彩排似的。这样的黑七，大小姐见到了，自然是心生欢喜、小鹿乱撞。然而，一身白衣、仙气飘飘的黑七，放出狠话，不许大家笑，否则就让大家见识见识他的厉害，看谁还敢贴小红花。

黑七离开后，茶铺伙计们问客人们：“你们开心吗？”客人们回应道：“开心！”伙计们给“勇敢”的客人们送了小红花，还有“胆儿大”的客主动要小红花，贴在自己的脸蛋儿上。黑七回来后，发现大家依然很开心，而且贴小红花的人变多了。显然，这个“微笑杀手”不行。黑七眼里的“微笑杀手”是“扼杀你的笑”，我们眼里的“微笑杀手”是“一见你就笑”。

很快，铺剧目在喝彩声中结束了，演职人员站在舞台中央挥手送别。我既是观众，也是剧目的部分，我忘记了自己。挥别演职人员，我面带笑容，踏着轻盈的步履奔赴下一个剧场，感叹不虚此行。

在体验了“管得着吗？就要开开心心”的人生态度后，我没想到悲伤来得如此之快。我观看的第三场剧目是老院子剧场。讲的是九位老人会在固定的时间回到老院子聚聚，唱唱曲儿，聊聊天儿，回忆自己年轻时的“成就”。人虽老，但心里还是有一兜劲儿，奈何时代的进步太快，他们已跟不上节奏，哀切地发出了“我们被时代剩下了”的无奈与不甘。他们意识到自己又在絮叨了，生怕年轻人听烦了，不愿意再听他们唠叨，在一句句“我们很好，走吧，都走吧”中送走了我们。我的泪止不住地流，我看到了我的父母，想到了未来的自己。作为普通人，灵魂不会永存，但它永远自由。我们终会有那一天——灵魂在飞，身体却哪儿都去不了，被老去的皮囊裹挟，束缚在挣脱不开的牢笼里，直到与皮囊同灭。希望这一天来得慢点、慢点、再慢点。

对观众而言，我们看的是一场场不同的剧目，可对演员而言，他们是一场一场的重复地演。假期，有的剧场一天就要演十多次，观众只看了一次很新奇，演员可能已经重复演了好几次，但是完全看不出他们的疲惫，每一场都非常认真负责。我的全情投入绝对有演职人员的功劳，他们的职业精神值得点赞。两天的行程满载而归。回到酒店，发现我的小红花贴纸还在包里，已经完全忘记这茬儿了。虽然已经晚了，但我还是认真地想了想——如果要送，送给谁呢？好多演职人员，我都很喜欢，比如，李家村茶铺的黑七、第七机车车辆厂礼堂的奥斯卡、覆盖书场的李铭旦、张大院里晋氏茶楼老号的第三代传人晋元平等；还有剧场服务的工作人员也不错，说话面带微笑，轻声细语地，让人听着很舒服……他们也很棒。

一朵小红花完全不够送的。那就送给“只有河南·戏剧幻城”吧！初遇，在绿色的麦田里。我们约定，待麦子金黄时，再重逢。

■花石楼  
徐青峰

王作亮

## 拾遗亦归处

去年，在草木开始变黄的初秋，送走了姜寿民先生。眼前的绿意已深，先生辞世已有时日。回顾我与他的结识、交往，感觉似乎很久很久。可是，屈指一算，竟还不到十年。

2014年冬，我在昌乐路文化街的一家画廊里，见到一组印章，“兴之所至”“吉人辞寡”“其质质刚”等，甚是喜欢，看边款，落着“姜寿民”三个字，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先生的大名。印章一共13方，跟老板谈妥了价格，全部收入囊中。回家钤出印面，把玩石章，愈觉得好！

读其“章”想见其为人。不自觉地，我常常由眼前的作品而神往于作者的风采。那段时间跟朋友聊天，“姜寿民”必是主话题。可能是精诚所至，有一回又说到姜先生，一位朋友朗然笑道：“我认识，哪天带你去见见，我大喜过望。”

先生已过花甲之年，一头灰白相间的头发，玉面长身，风度是既潇洒又儒雅。同去的一位朋友请先生为他过世的尊人，一位书画家也是先生的老朋友，写篇文章，先生爽快地答应了。

我很简单，只是表达了对他金石艺术的景仰，对人品的渴慕之情，先生笑笑，谦虚了几句。他的居住环境，不敢恭维，三室一厅都堆得满满，倚壁而立的好几个大书橱，里面是纵横横藉的各种图书，粗粗一看，不下千册，个别地方，见缝插针地放着中草药。三四张两米长的书桌，铺陈着笔、墨、砚、盘、瓶、盏、刀、石、颜料等。一卷一卷的纸，有的写了字，有的没写；大大小小的书本，钤着印蜕或者画着印稿；一摞一摞的木板，有的刻了图案，有的还是白茬。先生有印刷机，自己印笺纸，有切割机，自己切石头，还有老虎钳，固定用的。厨房更不像样，仿佛好多年没有开过火了，说“釜甑生尘”，也不为过。

过了几天，我再次请朋友陪我登门，带着润笔，请先生治印。先生为我刻了斋馆印、姓名印，可能是感于我的虔诚，取印的时候，又特意给我和朋友一人刻了一方带有姓氏的小玺。朋友说，你面子不小，姜老师很少给人刻姓名印的。

这是老派文人的遗风吧，比如民国时有人篆书书画拒绝落上款，有人落上款却坚决不写称呼。我想，姜先生可能也有这种名士气。

我实在喜欢他的篆刻，有了闲钱便去买他的印章。在创作上，他是一丝不苟，无论是一方还是一百方，都必须自己满意了才拿出手，所以现在能够见到的他的印作，可以说是件件精品。

然而在生活上，他是太不讲究了。一日三餐，不是饭馆就是外卖。我想尽一点晚学的心意，时常会去看望他。因为我亲眼见到的，他日复一日就是形影相吊地读书、写字、刻石，再就是自己刻板，印刷大大小小的自用笺，自己制模，浇铸金属的文房清玩。

“太清苦了，连个饭局也没有”。我这样想着，提出请他吃饭。“我没有时间出去吃饭，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”，他一脸正色，抬手指着指墙上的挂钟，“你看，嘎哒、嘎哒、嘎哒，三秒过去了，我向死亡又接近了三秒，还有很多事还没有做，时间不能浪费。我如果想吃饭，天天都可以有饭局。”

后来我接触到一些他早年的朋友，知道他还真不是吹牛。先生出道很早。十几岁就师从岛上王苍、苏白等名宿，研习经史、文字、训诂、金石诸学，聪敏而勤奋。1986年

“西泠印社首届全国篆刻作品评展”，1987年“首届全国篆刻艺术展”，先生都有作品参展，并收入作品选出版，1989年“首届全国印学研讨会”，入选先生的论文《大葆台金代遗址所出石印在篆刻史上的价值》，收入论文专辑《印坛》，他曾是山东省书法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，连任青岛市书协第二、三、四届副主席、篆刻委员会主任……是的，凭这些光环，要混圈子，混饭局，太容易了。

“我们年轻时熟得很，后来就找不到他了”，他的许多老朋友众口一词说过这样的话。有一位远在上海，已成为国家级金石名家的同门师弟，曾在《书法》杂志发表公开信，寻找、慰问这位当年的师兄。

他刻过一方自用印“壬午（2002）辞客”。那么，应该在世纪之交，他就萌生了引退之意。后来，干脆“万人如海一身藏”，闭门谢客，息交绝游，隐于书籍、笔墨、刀石之中，全部精力都用于读书、著述、创作了。

先生也不是那样不近人情。彼此了解、相知后，请他小范围相聚，还是惠然肯来的。当然，人选一定要他认可，谈得高兴时，情不自禁地会来一段京剧、昆曲。但就是这样的聚会，一共也没超过十次。

2017年，先生做过一个小手术。或许是潜意识里感到了生命的无常，我提出翌年给他出一本书法集的年历，他同意了，亲自遴选作品为每幅字撰写篆释。先生50岁，自己出过一册小小的印谱，手稿的，只打了几本，配着一篇短短的自序。我劝他70岁正式出一本，他选印，我联系出版。先生也同意了，只是进展非常慢。现在想，那时候他的体力已不是很好，再一个是是他太要求完美，选的苛刻。接着就是三年疫情，彼此都很谨慎，我送东西就放在门口，电话告诉他。其间，只见过几面。

好容易熬过那段日子，我可以经常去看他了。可是在2023年7月26日，我发觉他气色不好，他却不以为意，但一出门，居然没有了下楼的力气。于是，赶紧就医。后面反复进出医院，并通知他唯一的、已经侨居海外的女儿等。总之，一个来月，我们就天人永隔。

先生遗嘱把精神遗产都留给我。大量的学术、书法、篆刻作品，有待整理，任重道远。这是一份厚重的信任，更是对本土文化的拾遗与珍重。用这样的方式送别与纪念，心香永恒。

此时，乱花渐欲迷人眼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人们游春、赏花，流连于花丛，徘徊于月下，感叹春天的美好，珍爱这繁花似锦的无边春色。多想挽留住这大好春光，可惜“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”，暮春还是缓缓地来了。

几番风雨之后，满城飞花，众芳渐稀，绿肥红瘦……不过还好，国色天香的牡丹花，娇艳欲滴的芍药花，先后在花圃里怒放了，“暮春群芳尽，牡丹正倾城”，给惜春的人们带来了些许安慰和喜悦。牡丹花也被称为“谷雨花”，内地谷雨前后应及时开放。岛城天气升温晚，与别的花一样花期要推后几天，盛开在春夏之交。大朵大朵的鲜花色泽艳丽，花团锦簇，雍容华贵，秀冠群芳。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”。牡丹、芍药把春天花事推向又一个高峰！

再晚几天，堪称春花压轴之作的荼靡花，还有蔷薇花也都开放了。荼靡也叫悬钩子蔷薇，是一种白色的蔷薇科的花，岛城不多见，常见的是一般蔷薇。荼靡花寓意着“末路之美”。宋人说：“开到荼靡花事了，丝线荆出莓苔”。荼靡花开就意味着春天花事的绝唱。这时，从小寒到谷雨的二十四番花信风就退出舞台，万紫千红、百花争艳的春天花事算是告一段落了。

当然，虽说整个春天花季“花事了”，但在后面的时光里，还陆续有各种鲜花慢慢加持，如月季花、紫薇花、木槿花、石榴花、木芙蓉、荷花、桂花和菊花等，都会在不同季节和时段开放。七十二番花信风贯穿全年，四时八节花开花落时时陪伴，绵绵未有穷期。